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六十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骏自发寻阳，有疾不能见将佐，唯颜竣出入卧内，拥骏于膝，亲视起居。疾屡危笃，不任咨禀，竣皆专决。军政之外，间以文教书檄，应接遐迩，昏晓临哭，若出一人。如是累旬，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骏之危疾也。柳元景潜至新亭，依山为垒。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，元景曰：“理顺难恃，同恶相济，轻进无防，实启寇心。”劭使萧斌等分统水陆精兵万人攻新亭垒，劭自登朱雀门督战。元景宿令军中曰：“鼓繁气易衰，叫数力易竭。衔枚疾战，一听吾鼓声。”劭将士怀劭重赏，皆殊死战。元景水陆受敌，意气弥强，麾下勇士，悉遣出斗。劭兵垂克，鲁秀击退鼓，劭众遽止。元景乃开垒鼓噪以乘之，劭众大溃。劭更帅余众自来攻垒，复大破之，杀伤过前，劭仅以身免，鲁秀南奔。骏至江宁，江夏王义恭单骑南奔，上表劝进，骏遂即位于新亭。初，劭葬太祖，谥曰景，庙号中宗，至是改谥曰文，庙号太祖，尊母路氏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封拜义恭以下有差。五月，臧质以雍州兵至新亭，豫州刺史刘遵考遣将帅步骑五千军于瓜步。先是，宋主遣将军顾彬之将兵东入，受随王诞节度。诞遣参军刘季之将兵与彬之俱向建康，诞自屯西陵为之后继。劭遣兵拒之，大败，劭缘淮树栅自守，男丁既尽，召妇女供役。鲁秀等募勇士攻大航，克之。王罗汉即放仗降，城中沸乱，文武将吏争逾城出降。萧斌令所统解甲，自石头戴白幡来降，诏斩于军门，诸军遂克台城。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，为军士所杀，剖肠割心，诸将齍其肉，生啖之。劭入武库井中，队副高禽执之。臧质见之恸哭，助曰：“天地所不覆载，丈人何为见哭？”质缚劭于马上，防送军门。时不见传国玺，问助，曰：“在严道育处。”就取得之。斩劭及四子于牙下。浚帅左右南走，遇江夏王义恭，曰：“南中郎今何所作？”义恭曰：“上已君临万国。”又曰：“虎头来得无晚乎？”义恭曰：“殊当恨晚。”勒与俱归，于道斩之，及其三子。劭、浚父子首并枭于大航，暴尸于市，污渚劭所居斋。严道育、王鸚鹄并都街鞭杀，焚尸，扬灰于江。殷冲、尹弘、王罗汉及沈璞皆伏诛。赠袁淑为太尉，谥忠宪公，徐湛之为司空，谥忠烈公，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忠简公，王僧绰为金紫光禄大夫，谥简侯，卜天与益州刺史，谥壮侯，与、淑等四家长禀禄。

宋复以何尚之为尚书令。

初，劭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，子偃为侍中。及劭败，尚之左右皆散，自洗黄阁。宋主以尚之、偃素有令誉，且居劭朝，用智将迎，时有全脱，故特免之，复以尚之为尚书令，偃为大司马长史，任遇无改。

宋以柳元景为护军将军。

初，宋主之讨西阳蛮也，臧质使柳元景将兵会之。及质起兵，欲奉南谯王义宣为主，潜使元景西还，元景即以质书呈宋主，语其信曰：“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。方应伐逆，不容西还。”质以此恨之。及宋主即位，以质为江州，元景为雍州，质虑元景为荆、江后患，建议元景当为爪牙，不宜远出。宋主重违其言，以元景为护军将军，领石头戍事。

宋以南郡王义宣为荆、湘刺史。 秋七月朔，日食。

宋主诏求直言，省细作并尚方，雕文涂饰，贵戚竞利，悉皆禁绝。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以为：“毒之在体，必割其缓处。历下、泗间，不足戍守。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，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。今空守孤城，徒费财役。使虏但发轻骑三千，更互出入，春来犯麦，秋至侵禾，水陆漕输，居然复绝，于贼不劳而边已困，不至二年，卒散民尽，可蹠足而待也。今人知不以羊追狼、蟹捕鼠，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，其不能济固宜矣。又，三年之丧，天下之达丧，汉氏节其臣则可矣，薄其子则乱也。凡法有变于古而刻于情，则莫能顺焉，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，必遽而奉之。今陛下以大孝始基，宜反斯谬。又，举天下以奉一君，何患不给？一体炫金不及百两，一岁美衣不过数袭，而必收宝连袂，集服累笥，目岂常视，身未时亲，是袂带宝，笥著衣也，何糜蠹之剧，惑鄙之甚邪！且细作始并，以为俭节，而市造华怪，即传于民。如此则迁也，非罢也。凡厥庶民，制度日侈，见车马不辨贵贱，视冠服不知尊卑。尚方今造一物，小民明已睥睨；宫中朝制一衣，庶家晚已裁学。侈丽之源实先宫闱。又，设官者宜官称事立，人称官置。王侯识未堪务，不应强仕，且帝子未官，人谁谓贱？但宜详置宾友，茂择正人，亦何必列长史、参军、别驾从事，然后为贵哉。又，俗好以毁沈人，不知察其所以致毁；以誉进人，不知测其所以致誉。毁徒皆鄙，由遭毁者宜擢；誉党悉庸，则得誉者宜退，如此则毁誉不妄，善恶分矣。凡无世不有言事，无时不有下令，然升平不至，昏危相继，何哉？设令之本非实故也。”书奏，忤旨，自解去职。侍中谢庄上言：“诏云：‘贵戚竞利，悉皆禁绝。’此实允惬民听。若有犯违，则应依制裁纠；若废法申恩，便为明诏既下而声实乖爽也。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，尤不宜与民争利。不审可得在此诏不？”庄，弘微之子也。时多变易太祖之制，郡县以三周为满，宋之善政于是乎衰。

宋主杀其弟南平王铄。

铤素负才能，常轻宋主，宋主潜使人毒之。

宋广州反，讨平之。

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。简，斌弟也。诏新南海太守邓琬、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之。简诳其众曰：“台军是贼劬所遣。”众信之，为之固守。琬先至，止为一攻道。法系至，曰：“宜四面并攻，若守一道，何时可拔？”琬不从。法系曰：“更相申五十日。”日尽又不克，乃从之，八道俱攻，一日即破之，斩简，广州平。法系封府库付琬而还。

宋世祖孝武帝骏孝建元年（甲午，454），春正月，宋铸孝建四铢钱。

元嘉中，官铸四铢钱，轮廓形制与五铢同，用费无利，故民不盗铸。及是铸孝建四铢，形成薄小，轮廓不成，于是盗铸者众。杂以铅锡，剪凿古钱，钱转薄小。守宰不能禁，坐死、免者相继。盗铸益甚，物价踊贵。寻诏钱薄小无轮廓者悉不得行，民间喧扰。于是沈庆之建议：“宜听民铸钱，郡县置署，乐铸之家皆居署内，平其准式，去其杂伪，所禁新品一时施用。今铸悉依此格，万税三千，严检盗铸。”丹阳尹颜竣驳之，以为：“五铢轻重定于汉世，魏晋以降莫之能改，诚以物货既均，改之伪生故也。今若巨细总行而不从公铸，利已既深，情伪无极，私铸剪凿，尽不可禁，财货未赡，大钱已竭，数岁之间，悉为尘土矣。纵行细钱，官无益赋之理，百姓虽赡，无解官乏。唯简费去华，专在节俭，求赡之道，莫此为贵。”议者又以铜转难得，欲铸二铢钱。竣议以为：“恣行新细，无解官乏，而民间奸巧大兴，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。空严立禁，而利深难绝，不一二年，其弊不可复救，市井之间，必生纷扰，富商得志，贫民困窘，此皆甚不可者也。”乃止。

宋立子子业为太子。

将置东宫，省率更令，余各减旧员之半。

二月，宋江州刺史臧质以南郡王义宣举兵反。夏，宋主遣兵讨质，诛之。

初，江州刺史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。太子劬之乱，潜有异图，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庸暗易制，欲外相推奉，因而覆之。劬既诛，义宣与质功皆第一，由是骄恣，事多专行。义宣在荆州十年，财富兵强，朝廷所下制度，意有不同，一不遵承。质之江州，舫千余乘，部伍前后百余里。帝方自揽威权，而质以少主遇之，政刑庆赏，一不咨禀。擅用溢口米，台符检诘，渐致猜惧。帝淫义宣诸女，义宣恨怒。质乃遣密信说义宣，义宣腹心蔡超、竺超民等咸有富贵之望，劝从其计。义宣

以豫州刺史鲁爽有勇力，素与相结，至是密使人报之及兖州刺史徐遗宝，期以今秋同举兵。使者至寿阳，爽方饮醉，失义宣指，即日举兵，窃造法服，登坛自号建平元年。遗宝亦勒兵回彭城。义宣闻爽已反，狼狽举兵，与质俱表欲诛君侧之恶。爽送所造舆服诣江陵，使征北府户曹版义宣等，文曰：“丞相刘今补天子，名义宣，车骑臧今补丞相，名质，皆版到奉行。”义宣骇愕，召司州刺史鲁秀欲使为后继。秀见义宣，出拊膺曰：“吾兄误我，乃与痴人作贼，今年败矣。”义宣兼荆、江、兖、豫四州之力，威震远近。宋主欲奉乘舆法物迎之，竟陵王诞固执不可，曰：“奈何持此座与人？”乃以柳元景、王玄谟统诸将讨之，进据梁山洲，于两岸筑偃月垒，水陆待之。三月，义宣移檄州郡，雍州刺史朱脩之伪许之，而遣使陈诚于帝，益州刺史刘秀之斩其使，遣军袭江陵。义宣帅众十万发江津，舳舻数百里。以子惔与竺超民留镇江陵。义宣知惔之贰于己，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，使将万余人击之。王玄谟闻秀不来，喜曰：“臧质易与耳。”冀州刺史垣护之妻，徐遗宝之姊也，遗宝邀护之同反，护之不从，发兵击之，遗宝奔寿阳。义宣至寻阳，以质为前锋，爽亦引兵趣历阳，与质水陆俱下。将军沈灵赐将百舸破质前军，质至梁山，夹陈两岸，与官军相拒。四月，以朱脩之为荆州刺史，遣将军薛安都等戍历阳。沈庆之济江讨爽，爽引兵退，庆之使安都帅轻骑追及斩之，进克寿阳，徐遗宝走死。义宣至鹊头，庆之送爽首示之。爽累世将家，骁猛善战，号万人敌，义宣与质由是骇惧。宋主使元景进屯姑孰，太傅义恭与义宣书曰：“臧质少无美行，弟所具悉。今籍西楚之强力，图济其私，凶谋若果，恐非复池中物也。”义宣由是疑之。五月，至芜湖，质曰：“今以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中绝；万人缀梁山，则玄谟必不敢动。下官中流鼓棹，直趣石头，此上策也。”义宣将从之。刘湛之密言：“质求前驱，此志难测。不如尽锐攻梁山，事克然后长驱，此万安之计也。”义宣乃止。会西南风急，质遣将攻陷梁山西垒，又遣兵趣南浦，垣护之与战，破之。朱脩之断马鞍山道，鲁秀攻之不克。王玄谟使护之告急于柳元景，欲退还姑孰，更议进取，景曰：“贼势方盛，不可先退，吾当卷甲赴之。”护之曰：“贼谓南州有三万人，而将军麾下裁十分之一，若往造贼垒，则虚实露矣。王豫州又不可来，不如分兵援之。”元景曰：“善。”乃留羸弱自守，悉遣精兵助玄谟，多张旗帜。梁山望之如数万人，皆以为建康兵悉至，众心乃安。质请自攻东城，颜乐之曰：“质若复克东城，则大功尽归之矣，宜遣麾下自行。”义宣乃遣刘湛之与质俱进，屯兵西

岸，进攻东城。玄谟督诸军大战，薛安都帅突骑冲阵陷之，斩湛之，质等大败。垣护之烧江中舟舰，延及西岸营垒殆尽，诸军乘势攻之，义宣兵溃，单舸进走，闭户而泣。质不知所为，亦走，其众皆降散。质逃于南湖，追斩其首送建康，子孙皆弃市。义宣走向江陵，众散且尽，竺超民具羽仪迎之。时州兵尚余万人，秀、超民等犹欲收余兵更图一决，而义宣惛沮，无复神守。旦日，超民收送刺奸。秀欲北走，不能去，赴水死。

宋置东扬州、郢州。

初，晋氏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谷帛所资出焉。以荆、江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在焉，常使大将居之。三州户口，居江南之半。宋主恶其强大，乃分扬州浙东五郡，置东扬州，治会稽。分荆、湘、江、豫州之八郡，置郢州，治江夏。罢南蛮校尉，迁其营于建康。太傅义恭议使郢州治巴陵，尚书令何尚之曰：“夏口在荆、江之中，正对沔口，通接雍、梁，实为津要。既有见城，浦大容舫，于事为便。”从之。既而荆、扬因此虚耗。尚之请复合二州，不许。

宋省录尚书事官。

宋主恶宗室强盛，不欲权在臣下。太傅义恭知其指，故请省之。

宋以朱脩之为荆州刺史。刘义宣伏诛。

荆州刺史朱脩之入江陵，杀义宣，并诛其子十六人及同党竺超民等。超民兄弟应从诛，何尚之言：“贼既遁走，一夫可擒。若超民反覆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唯免愆，亦可要丕义之赏，而超民曾无此意，微足观过知仁。且为官保全城府，谨守库藏，端坐待缚。今戮其兄弟，则与其余逆党无异，于事为重。”乃原之。

秋七月朔，日食。

二年（乙未，455），春，宋镇北大将军沈庆之罢就第。

宋镇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，表数十上，诏听以公就第。顷之，宋主复欲用庆之，使何尚之往起之，庆之笑曰：“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复返。”尚之惭而止。

秋八月，宋主杀其弟武昌王浑。

浑与左右作檄文，自号楚王，改元永光，以为戏笑。长史封上之，废为庶人，逼令自杀，时年十七。

宋郊庙初设备乐。冬十月，宋裁损王侯制度。

宋王欲削弱王侯，江夏王义恭等奏裁损王侯车服、器用、乐舞制度

凡九事；宋主因讽有司奏增广为二十四条：听事不得南向坐，施帐；剑不得为鹿卢形；内史、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，不得称臣，罢官则不复追叙。诏可。

宋以杨元和、杨头为将军。

元和，故氐王杨保宗子也，宋朝以其幼弱，未正位号，部落无定主。其族父头先戍葭芦，母妻子弟并为魏所执，而为宋坚守无贰心。雍州刺史王玄谟请：“以头为西秦刺史，安辑其众，俟元和稍长，使嗣故业，若其不称，即以授头，必能藩扞汉川，使无虏患。若葭芦不守，汉川亦不可立矣。”不从。

三年（丙申，456），春正月，魏立贵人冯氏为后。

后，辽西公朗之女也。朗坐事诛，后没入宫。

二月，魏主立其子弘为太子。

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生三年矣，先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，然后依故事赐死。

宋以宗慆为豫州刺史。

故事，府州部内论事，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，置典签以主之。宋诸皇子为方镇者多幼，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。至是，虽长王临藩，素族出镇，皆以典签出纳教命，刺史不得专其职。及慆为豫州，吴喜为典签，每多违执，慆大怒曰：“宗慆年将六十，为国竭命，正得一州如斗大，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。”喜稽顙流血，乃止。

秋七月，宋以西阳王子尚为扬州刺史。

太傅义恭以宋主之子子尚有宠，将避之，乃辞扬州，而宋主以子尚为刺史。时苻惑守南斗，宋主废西州旧馆，使子尚移治东城以厌之。别驾沈怀文曰：“天道示变，宜应之以德。虽空西州，恐无益也。”不从。

八月，魏击伊吾，克之。冬十月，宋以江夏王义恭为太宰。十一月，魏以源贺为冀州刺史。

贺上言：“今北虏游魂，南寇负险，疆场之间，犹须防戍。自非大逆、赤手杀人，其坐赃盗及过误应入死者，皆可原有，谪使守边，则已断之体受更生之恩，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。”魏主从之。久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吾用贺言，一岁所活不少，增兵亦多。卿等人人如贺，朕何忧哉！”会人告贺谋反，魏主曰：“贺竭诚国事，朕为卿等保之。”讯验果诬，乃诛告者，因谓左右曰：“以贺忠诚，犹不免诬谤，不及贺者可无慎哉！”

十二月，宋移青、冀，并镇历城。

宋主欲移青、冀二州并镇历城，刺史垣护之曰：“青州北有河、济，又多陂泽，北虏每来寇掠，必由历城。二州并镇，此经远之略也。北又近河，归顺者易。近息民患，远申王威，安边之上计也。”由是遂定。

魏定州刺史许宗之有罪诛。

宗之求取不节，以州民马超谤己，殴杀之，恐其家人告状，上超诋讟朝政。魏主曰：“此必妄也。朕为天下主，何恶于超而有此言，必宗之惧罪诬超。”案验果然，遂斩之。

宋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卒。

延之子竣贵重，凡所资供，一无所受，布衣茅屋，萧然如故。常乘羸牛笨车，逢竣卤簿，即屏在道侧。常语竣曰：“吾平生不喜见要人，今不幸见汝！”竣起宅，延之谓曰：“善为之，无令后人笑汝拙也。”延之尝早诣竣，见宾客盈门，竣尚未起，延之怒曰：“汝出粪土之中，升云霞之上，遽骄傲如此，其能久乎！”竣丁忧逾月，起为右将军，丹阳尹如故，竣固辞，表十上不许，遣中书舍人抱竣登车，载之郡舍，赐以布衣一袭，絮以彩纶，遣主衣就衣诸体。

大明元年（丁酉，457），春正月，魏以尉眷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魏侵宋，入兖州。

魏人侵宋，败东平太守刘胡。宋主遣薛安都、沈法系御之，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。比至，魏兵已去。先是，群盗聚任城荆榛中，累世为患，谓之“任榛”。坦请回军讨之，任榛逃散，无功而还。安都、法系坐白衣领职，坦当诛，群臣为请，莫能得。沈庆之抱坦哭于市曰：“汝无罪而死，我行当就汝矣。”有司以闻，乃免之。

夏六月，宋以颜竣为东扬州刺史。

宋主自即位之后，奢淫自恣，多所兴造。颜竣以藩朝旧臣，数恳切谏争，宋主浸不悦。竣疑宋主欲疏之，乃求出外以占其意，宋主从之，竣始大惧。

秋七月，宋并雍州为一郡。

雍州所统多侨郡县，刺史王玄谟言：“侨郡县无有境土，新旧错乱，租课不时，请皆土断。”乃诏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。郡县流民不愿属籍，讹言玄谟欲反。时柳元景宗强，群从多为雍部二千石，乘声皆欲讨玄谟。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从惑，驰使启上，具陈本末。宋主遣主书吴喜抚慰之，且报曰：“七十老公反欲何求！君臣之际足以相保，聊复为笑，仲卿眉头耳。”玄谟性严，未尝妄笑，故宋主以此戏之。

八月，宋以竟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，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。

初，高祖遗诏，以京口要地，非宗室近亲，不得居之。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，而从来不序昭穆。宋主既命延孙镇京口，仍诏与合族。宋主闺门无礼，不择亲疏尊卑，流闻民间，无所不至。诞宽而有礼，诛劬及义宣皆有大功，人心窃向之。诞多聚才力之士，蓄精甲利兵，宋主畏忌之，不欲诞居中，使出镇京口，犹嫌其逼，更徙之广陵。以延孙心腹之臣，故使镇京口以防之。

二年（戊戌，458），春正月，魏设酒禁，置候官。

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，故设酒禁。酿、酤、饮者皆斩，吉凶之会，听开禁有程日。增置内外候官，伺察诸曹及州镇，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，以求百官过失，有司穷治，讯掠取服。百官赃满二丈皆斩。又增律七十九章。

二月，魏以高允为中书令。

魏起太华殿，中书侍郎高允谏曰：“太祖始起都邑，其所营立必因农隙。今建国已久，朝会宴息临望之所皆已悉备，纵有修广，亦宜驯致，不可仓猝。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，老弱供饷，又当倍之，期半年可毕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况四万人之劳费，可胜道乎！”魏主纳之。允好切谏，事有不便，允辄求见，屏人极论，或自朝至暮，或连日不出，语或痛切，魏主不忍闻，命左右扶出，然终善遇之。时有上事为激讦者，魏主谓群臣曰：“君父一也。父有过，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，而于私室屏处谏者？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！至于事君，何独不然。君有得失，不能面陈，而上表显谏，欲以彰君之短，明己之直，此岂忠臣所为乎！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。朕有过，未尝不面言。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，可不谓忠乎！”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，皆至大官封侯，而允为郎二十七年，不徙官。魏主谓群臣曰：“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，未尝有一言规正，唯伺朕喜悦，祈官乞爵，今皆无功而至王公。允执笔佐国家数十年，为益不少，不过为郎，汝等不自愧乎？”乃拜允中书令。时魏百官无禄，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。司徒陆丽曰：“高允虽蒙宠待，而家贫，妻子不立。”魏主即日至其第，惟草屋数间，布被缊袍，厨中盐菜而已。魏主叹息，赐以帛粟，拜其子悦为郡守，允固辞，不许。帝重允，常呼为令公而不名。游雅常曰：“前史称卓子康、刘文饶之为，褊心者或不之信。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，乃知古人为不诬耳！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，其言呐呐不能出口。昔崔司徒尝谓：‘高生丰才

博学，一代所推，所乏者矫矫风节耳。’余亦以为然。及司徒得罪，诏指临责，声嘶股栗，殆不能言。高允独敷陈事理，辞义清辩，人主为之动容，此非所谓矫矫者乎！宗爱用事，威震四海，王公以下，趋庭望拜，高子独升阶长揖，此非所谓风节者乎！夫人固未易知，吾既失之于心，崔又漏之于外，此乃管仲所以矧于鲍叔也。”

夏六月，宋以谢庄、顾凯之为吏部尚书。

宋主不欲权在臣下，分吏部尚书置二人，以谢庄、顾凯之为之。初，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，其后用人渐轻。宋主欲重其选，乃用当世名士孔凯、王彧为之。侍中蔡兴宗曰：“选曹要重，常侍闲谈，改之以名而不以实，虽为轻重，人心岂可变邪！”后竟如其言。兴宗，廓之子也。

宋沙门县标谋反，伏诛。

南彭城民高阁、沙门县标以妖妄相扇，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，立阁为帝，事觉伏诛。于是诏沙汰沙门，设诸条禁，严其诛坐，非戒行精苦，并使还俗。而诸尼出入宫掖，竟不得行。

秋八月，宋杀其中书令王僧达。

僧达幼聪警能文，而跌宕不拘。宋主初立，擢为仆射，自负才地，一二年间，即望宰相。既而下迁，再被弹削。僧达耻怨，所上表奏，辞旨抑扬，又好非议时政，宋主已积愤，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，升其榻，僧达令舁弃之。太后大怒，固邀宋主令必杀僧达。会高阁反，宋主因诬僧达与阁通谋，赐死。

冬十月，魏主伐柔然，刻石纪功而还。

魏主至阴山，会雨雪，欲还，尉眷曰：“今动大众以威北狄，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，虏必疑我有内难。将士虽寒不可不进。”魏主从之。度大漠，旌旗千里，柔然处罗可汗远道，其别部数千落降于魏，魏主刻石纪功而还。

魏侵宋清口，宋青冀刺史颜师伯连战破之。

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。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，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破之。宋主遣虎贲主庞孟虬救清口，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，败魏兵于沙沟。宋主又遣司空参军卜天生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，屡破之，斩魏将数人。魏征西将军皮豹子将兵助封敕文寇青州，师伯与战，几获之。

宋以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为中书舍人。

初，宋主在江州，戴法兴、戴明宝、蔡闲为典签，及即位，皆以为南

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是岁，并以初举兵预密谋，赐爵县男。时宋主亲览朝政，不任大臣，而腹心耳目，不得无所委寄。法兴颇知古今，素见亲待。巢尚之人士之末，涉猎文史，亦为中书通事舍人。凡选授、迁徙、诛赏大处分，宋主皆与法兴、尚之参怀，内外杂事，多委明宝。三人权重当时，而法兴、明宝大纳货贿，门外成市，家累千金。顾覬之独不降意。蔡兴宗与覬之善，嫌其风节太峻，覬之曰：“辛毗有言：‘孙、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。’”覬之常以为：“人禀命有定分，非智力所移，唯应恭已守道，而暗者不达，妄意侥幸，徒亏雅道，无关得丧。”乃著《定命论》以释之。

三年（己亥，459），夏四月，宋竟陵王诞反广陵，宋主遣兵讨之。

竟陵王诞知宋主意忌之，亦潜为之备，因魏人入寇，修城浚隍，聚粮治仗。参军江智渊知诞有异志，请假先还建康，宋主以为中书侍郎。智渊少有操行，沈怀文每称之曰：“人所应有尽有，人所应无尽无者，其唯江智渊乎！”俄而事觉，宋主令有司奏请收付廷尉，诏贬爵为侯，遣之国，使兖州刺史垣闾与戴明宝袭之。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为内应，诞闻之，斩成，击闾杀之，明宝逃还。诏沈庆之将兵讨诞。庆之至欧阳，诞遣人赍书说庆之，饷以玉环刀，庆之遣还，数以罪恶。诞闭门自守，分遣书檄邀结远近。时山阳内史梁旷家在广陵，诞执其妻子，遣使邀旷，旷斩其使，诞遂灭旷家。奉表投城外，数宋主罪恶曰：“陛下宫帷之丑，岂可三缄！”宋主大怒，凡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在建康者，诛死以千数。虑诞奔魏，使庆之断其走路。豫州刺史宗悫、徐州刺史刘道隆并帅众来会。先是，诞诳其众云：“宗悫助我。”悫至，绕城跃马呼曰：“我宗悫也。”诞见众军大集，弃城北走，庆之遣兵追之。诞众皆不欲去，诞乃复还，筑坛歃血以誓众，以刘琨之为参军。琨之，遵考之子也。辞曰：“忠孝不得并，琨之老父在，不敢承命。”诞囚之十余日，终不受，乃杀之。庆之进营逼广陵城，诞于城上授函表，请庆之为送，庆之曰：“我受诏讨贼，不得为汝送表。汝必欲归死朝廷，自应开门遣使，吾为汝护送。”

五月，宋杀其东扬州刺史颜竣。

竣遭母忧，送丧还都，宋主恩待犹厚。会王僧达得罪，疑竣潜之，陈竣前后怨望诽谤之语，竣坐免官。竣惧，上启请命，宋主益怒。及诞反，遂诬竣与通谋，收付廷尉，折足赐死。妻子徙交州，复沉其男口于江。



秋七月，宋克广陵，刘诞伏诛。

沈庆之值久雨，不得攻城。宋主令有司奏免庆之官，诏勿问，以激之。诞初闭城，参军贺弼固谏，诞怒抽刀向之。及诞兵屡败，将佐多逾城出降，或劝弼宜早出，弼曰：“公举兵向朝廷，此事既不可从，苟公厚恩，又义无违背，唯当以死明心耳。”乃饮药自杀。参军何康之等谋开门纳官军，不果，斩关出降。诞为高楼，置康之母于其上，暴露之，不与食，母呼康之数日而死。范义为诞左司马，或劝其行，义曰：“子不可以弃母，吏不可以叛君，必若康之而活，吾弗为也。”沈庆之率众攻城，克之，诞走，追及斩之，母妻皆自杀。宋主闻广陵平，出宣阳门，敕左右皆呼万岁。侍中蔡兴宗陪輦，宋主顾曰：“卿何独不呼？”兴宗正色曰：“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，岂得皆称万岁？”宋主不悦。诏贬诞姓留氏，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，悉命杀之。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，女子为军赏，犹杀三千余口。擢梁旷为后将军，赠刘琨之给事黄门侍郎。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。兴宗与范义素善，收敛其尸，送归豫章。宋主谓曰：“卿何敢故触王宪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自杀贼，臣自葬故交，何不可之有？”宋主有惭色。

宋以沈庆之为司空。九月，宋筑上林苑。宋徙郊坛，造五路。

初，晋人筑南郊坛于巳位，至是，尚书右丞徐爰以为非礼，诏徙于牛头山西，直宫城之午位。又造五路，依金根车，加羽葆盖。及废帝即位，以郊坛旧地为吉，复还故处。

四年（庚子，460），春正月，宋主耕籍田。三月，后亲桑西郊，太后观礼。夏六月，魏伐吐谷浑。

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、魏爵命，居止出入拟于王者，魏人忿之，遣阳平王新城等督诸军以击之，虏获甚众。

魏复置史官。

崔浩之诛，史官遂废，至是复置。

冬十月，宋杀其庐陵内史周朗。

朗言事切直，宋主衔之，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，缚送宁州，于道杀之。朗之行也，侍中蔡兴宗方在直，请与朗别，坐白衣领职。

宋以颜师伯为侍中。

师伯以谄佞被亲任，群臣莫及，多纳货贿，家累千金。宋主尝与之樗蒲，宋主掷得雉，自谓必胜，师伯次掷得卢，宋主失色，师伯遽敛手曰：“几作卢。”是日一输百万。

柔然攻高昌，杀沮渠安周。

柔然攻高昌，杀沮渠安周，灭沮渠氏，以阏伯周为高昌王。高昌称王自此始。

五年(辛丑,461),春正月,雪。

宋以正旦朝贺雪落，太宰义恭衣有六出，义恭奏以为瑞，宋主悦。义恭以宋主猜暴，惧不自容，每卑辞逊色，曲意祇奉，由是终宋主之世得免于祸。

夏,宋立明堂。

经始明堂，直作大殿于丙、己之地，制如太庙，唯十有二间为异。

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阳，为其下所杀。

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，司马庾深之行府事，休茂欲专处决，深之及主帅每禁之。左右张伯超有宠，多罪恶，主帅屡责之。伯超说休茂杀行事及主帅而举兵，休茂从之。杀典签杨庆，征集兵众，建牙驰檄。博士荀诜谏，杀之。休茂出城行营，参军沈畅之等帅众闭门拒之，休茂驰还攻城，克之。参军尹玄庆复起兵攻休茂，生擒斩之，母妻皆自杀，同党伏诛。宋主自即位以来，抑黜诸弟，既克广陵，欲更峻其科。沈怀文曰：“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，前史以为美谈。陛下既明管、蔡之诛，愿崇唐、卫之寄。”及襄阳平，太宰义恭希旨，复请裁抑诸王，不使任边州，及悉输器甲，禁绝宾客。怀文固谏乃止。宋主畋游无度，尝出，夜还，敕开门。侍中谢庄居守，以荣信或虚，执不奉旨，须墨敕乃开。宋主曰：“卿欲效郅君章邪？”对曰：“臣闻王者祭祀畋游，出入有节。今陛下晨往宵归，臣恐不遑之徒妄生矫诈，是以伏须神笔，乃敢开门耳。”

秋九月朔,日食。 宋司空沈庆之罢就第。

庆之目不识书，家素富，产业累万金。一夕徙居娄湖，以宅输官。非朝贺不出门，车马率素，从者不过三五人，遇之者不知其为三公也。

冬十月,宋以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。

子鸾母殷淑仪宠倾后宫，子鸾爱冠诸子，凡为上所呵遇者，莫不如子鸾之府。初，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，以张岱为参军，行府州国事。后历临海、豫章、晋安三府，与典签主帅共事，事举而情不相失。或问其故，岱曰：“古人言：‘一心可事百君。’我为政端平，待物以礼，悔吝之事无由而及，明暗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。”及是，子鸾复以岱为别驾、行事。

十二月，宋制民岁输布，户四匹。宋禁士族杂婚。

诏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。士族多避役逃亡，乃严为之制，捕得即斩之，往往奔窜湖山为盗贼。沈怀文谏，不听。

六年（壬寅，462），春正月，宋始祀五帝于明堂。宋策孝秀于中堂。

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：“源清则流洁，神圣则形全，躬化易于上风，体训速于草偃。”上恶其凉，投策于地。

二月，宋复百官禄。宋杀其广陵太守沈怀文。

侍中沈怀文素与颜竣、周朗善，数以直谏忤旨，宋主谓曰：“竣若知我杀之，亦当不敢如此。”尝出射雉，风雨骤至，怀文与王彧、江智渊约相与谏，怀文曰：“风雨如此，非圣躬所宜冒。”彧曰：“怀文所启宜从。”智渊未及言，宋主注弩作色曰：“卿欲效颜竣邪？”宋主每燕集，在坐者皆令沈醉，嘲谑无度。怀文素不饮，又不好戏嘲，宋主谓故欲异己，出为广陵太守。至是朝正，事毕当还，以女病求申期，为有司所纠，免官，禁锢十年。怀文卖宅欲还东，上大怒，赐死。子澹、渊、冲行哭请命。柳元景为之言曰：“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，愿陛下速正其罪。”宋主竟杀之。

夏四月，宋淑仪殷氏卒。

宋主以殷氏卒，痛悼不已，精神罔罔，颇废政事。葬于龙山，民不堪役，死亡甚众，自江南葬埋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又为之别立庙。

秋九月，宋制沙门致敬人主。

初，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，不果行。至是有司奏曰：“浮图为教，反经蔽道，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，稽顙耆腊而直体万乘。臣等参议，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。”从之。及废帝即位复旧。

宋祖冲之请更造新历，不报。

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上言，何承天《元嘉历》疏舛犹多，更造新历，以为：“旧法，冬至日有定处，未盈百载，辄差二度。今令冬至日度，岁岁微差，将来久用，无烦屡改。又，子为辰首，位在正北，虚为北方列宿之中。今历，上元日度，发自虚一。日辰之号，甲子为先，今历，上元岁在甲子。又，承天法，日月五星各自有元。今法，交会迟疾，悉以上元岁首为始。”宋主令善历者难之，不能屈。会宋主晏驾，不果施行。

七年（癸卯，463），春正月，宋吏部郎江智渊卒。

宋主每因宴集，好使群臣自相嘲讪。智渊素恬雅，渐不会旨。尝

使智渊以王僧朗戏其子彧，智渊正色曰：“恐不宜有此戏。”宋主怒曰：“江僧安痴人，痴人自相惜。”僧安，智渊之父也。智渊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宠大衰。又议殷淑仪谥曰怀，宋主以为不尽美，衔之。他日至妃墓，指石柱谓智渊曰：“此上不容有怀字。”智渊益惧，竟以忧卒。

夏，宋制非临军毋得专杀，非手诏毋得兴军。

诏：“自非临军，不得专杀，罪应重辟，先上须报，违者以杀人论。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。唯外警内奸，变起仓猝者，不从此例。”

宋以蔡兴宗、袁粲为吏部尚书。

粲，淑之兄子也。宋主好狎侮群臣，自太宰义恭以下不免秽辱。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，仆射刘秀之为老慳，颜师伯为髡，其余短长肥瘦皆有称目。又宠一昆仑奴，令以杖击群臣，唯惮蔡兴宗方严，不敢侵嫚。仪曹郎王耽之曰：“蔡豫章昔在相府，亦以方言不狎，武帝私宴之日未尝相召。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。”

六月，宋以刘德愿为豫州刺史。

宋主数与群臣至殷贵妃墓，谓德愿曰：“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。”德愿蹶踊号恸，涕泗交流，宋主甚悦，故有是命。

宋大修宫室。

宋主为人机警勇决，记问博洽，文章华敏，又善骑射，而奢侈无度。自晋氏渡江以来，宫室草创，孝武始作清暑殿，宋兴无所增改。至是始大修宫室，土木被锦绣，赏赐倾府藏。坏高祖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烛殿，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、麻蝇拂，侍中袁颢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。宋主曰：“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。”颢，淑之兄子也。

冬十月，宋主校猎姑孰。魏遣散骑常侍游明根如宋。

明根奉使三返，宋主以其长者，礼之有加。

十一月，宋主习水军于梁山。

八年（甲辰，464），夏闰五月，宋主骏殂，太子子业立。

宋主末年尤贪财利，刺史、二千石罢还，必限使献奉，又以蒲戏取之，罄尽乃止。终日酣饮，常凭几昏睡，或外有奏事，即肃然整容，无复酒态，由是内外畏之，莫敢弛惰。至是殂于玉烛殿，遗诏：“太宰义恭加中书监，柳元景领尚书令，事无巨细，悉关二公。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，若有军旅悉委庆之。尚书中事委仆射颜师伯，外监所统委领军王玄谟。”太子即位，年十六。蔡兴宗奉玺绶，太子受之，傲惰无戚容。

兴宗出告人曰：“国家之祸其在此乎？”

秋七月，柔然处罗可汗死，子受罗布真可汗予成立。

改元永康。

宋以蔡兴宗为新昌太守，王玄谟为南徐州刺史。

宋罢孝建以来所改制度，还依元嘉。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颜师伯曰：“先帝虽非盛德之主，要以知道始终。三年无改，古典所贵。今殡宫始撤，山陵未远，而凡诸制度，不论是非，一皆刊削，虽复禅代亦不至尔。天下有识，当以此窥人。”师伯不从。太宰义恭素畏戴法兴、巢尚之等，虽受遗辅政，而引身避事，由是政归近习。法兴等专制朝权，诏敕皆出其手。兴宗自以职管铨衡，每至上朝，辄为义恭陈登贤进士之意，又箴规得失，博论朝政，义恭闻之，战惧无答。兴宗每奏选事，法兴、尚之等辄点定回换。兴宗于朝堂谓义恭、师伯曰：“主上谅暗，不亲万机，而选举密事，多被删改，复非公笔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。”义恭、法兴皆恶之，左迁新昌太守，既而以其人望，复留之建康。法兴等恶王玄谟刚严，以为南徐州刺史。

八月，宋太后王氏殂。

太后疾笃，使呼宋主子业。子业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那可往。”太后怒，谓侍者：“取刀来，剖我腹，那得生宁馨儿！”

冬，宋饥。

东方诸郡连岁旱饥，米一升钱数百，建康亦至百余钱，饿死者什六七。是岁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，郡二百七十四，县千二百九十九，户九十四万有奇。

宋太宗明帝或泰始元年（乙巳，465），春，宋铸二铢钱。

自孝建以来，民间盗铸滥钱，商贾不行。更铸二铢钱，形式转细，民间效之而更薄小，无轮廓，不磨铄，谓之“朶子”。

夏五月，魏主浚俎，太子弘立。

初，世祖经营四方，国颇虚耗，重以内难，朝野楚楚。高宗嗣之，与时消息，静以镇之，怀集中外，民心复安。太子弘即位，时年十二。

魏车骑大将军乙浑杀司徒陆丽。

魏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，矫诏杀尚书杨保年等于禁中，使司卫监穆多侯召平原王陆丽于代郡。多侯谓曰：“浑有无君之心。今宫车晏驾，王德望素重，奸臣所忌，宜少淹留以观之，朝廷安静，然后入未晚也。”丽曰：“安有闻君父之丧，虑患而不赴者乎？”即驰赴平城。浑所为